

行动的群众

毛泽东的民主观

李建华 程 龙 著

毛泽东

这一震惊世界的名字，

这位曾用他的影子遮盖了

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巨匠，

正越来越紧密地与

中国文化的母液融汇，

发挥着超时空的作用。



国防大学 2 071 8216 3

论说毛泽东丛书 7171

行动的群众

——毛泽东的民主观

李建华 程 龙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8 号

论说毛泽东丛书

行动的群众

——毛泽东的民主观

彭 明 主编

陕西师大出版社 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18 千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613-0708-X

D·30 定价：4.10 元

60.6.90/4

《丛书》序

彭 明

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一个逝去十多年的史人物仍能集聚人们的关注，甚至形成一种持久的社会现象，融入风俗习尚，不论其环境如何，机缘如何，这种现象本身已经是耐人寻味的了。

毛泽东一生制造过无数爆炸性的新闻，但他自身却打破了那种各领风骚一段的新闻时效；毛泽东一生充满了“神秘”色彩，但使他充满吸引力的因素却远远不仅是他的“神秘”。许多国外学者不无遗憾地发现，西方学界归纳的三种领袖范式（超凡魅力型、法定理性型、传统世袭型）居然无法用来

对这位东方巨人进行概括。

尽管如一些外国学者所说，毛泽东是只有像罗斯福、丘吉尔等少数西方政治家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世界性伟大人物，但是，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简单地重复过去已经太多了的对毛泽东的颂扬、批评和直线式的评论。今天，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开创的事业仍在前进，毛泽东的神奇般的成功和悲剧性的失误都已留在了他的身后。然而，毛泽东这个人和他的思想及其行为，作为一种远大而浓重的政治、历史、文化积淀，仍然出现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一方面，在社会文化领域，毛泽东及其行为作为一种象征出现了两个方向似乎相反的变化：在一个方向上，由于大量有关的回忆录、纪实性报告文学的涌现，毛泽东由那种笼罩在云雾中的全智全能的神变成了有血有肉、有感情也有错误的人；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历史上曾经落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的命运，似乎又同样落在了毛泽东身上，他像诸葛亮、岳飞诸人一样，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民间尊神，被虔诚地供在家里、汽车上甚至庙宇中。在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虽然改革的进程走到了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步，但毛泽东思想仍旧是我们事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并不像某些外国学者所说的那样，邓小平改革思想与毛泽东思想是两回事。实际上，邓小平思想的核心精神，即实事求是

和大胆创新，是直接袭承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当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开拓，其创新性与震撼性，与今日改革的“理论突破”，是足可以相提并论的。

从以上两方面来看，今天的毛泽东较之于他活着的那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的魅力依然，形象未损。尽管有诸多的批评指责，都不能动摇他的伟大。虽然作为社会现象，在毛泽东身上出现由神到人和由神到神的两个相反过程的变化，但这两个过程，究其实质，都是将毛泽东世俗化和现实化了，由神到人自不消说，而由神到神的变化也由于毛泽东在事实上由政治神成了民间之神，从而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和贴近感。至于作为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也只有在今天，才真正地、完全地实践了毛泽东生前所倡导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南。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在今天才完全成为一种活的灵魂，摒弃了作为教条的命运。

“毛泽东热”迄今已有五六年的时光了，在“毛泽东热”中，文化与学术界涌现出了相当一批比较好、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回忆录、文学作品，当然也有一些“趁热”的趋时之作，此“热”持续之久、温度之高、波及面之广，都是建国以来仅见的。究竟是读者的需求刺激了“热”的升温，还是

出版界和文化界的产品吊开了群众的胃口，这是个谁也说不清的孰先孰后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说“毛泽东热”给每个热心的研究者一个机会，来客观地审视和认识与评价这位他们既熟悉又一直隐在云雾缭绕之中的巨人。我们同样怀有这样一种心愿，在尘埃落定之后，再一次审视、认识这位曾用他的影子遮盖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政治巨匠，我们要站在当今时代的峰巅来论说毛泽东，这就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不了解毛泽东，就无法真正了解近百年的中国民族和中国革命；不剖析毛泽东的精神世界，就无法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独特个性及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本《丛书》力图系统、全面地对毛泽东的人民观、民主观、实践观、国情观、社会主义观、文化观、伦理观等诸方面进行分项探究，以求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毛泽东文化的底蕴，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毛泽东，给毛泽东及其思想一个完整的整体形象，同时，我们还将抒发我们对当今“毛泽东热”的一点思索，作为献给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祭礼。

青年毛泽东是一个普通人，成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杰出而务实的领袖，晚年毛泽东则一度化为神灵，而今天的毛泽东又恢复了他本来的面目。未来的毛泽东仍将有他的地位，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仍将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将

永远是中国人思想意识中的一种象征，虽然这种象
征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

哲人已逝，精神不死！

目 录

引言	(1)
一、从毛泽东的“政治”谈起	(5)
(一) 群众的政治.....	(6)
(二) 观念从何而来.....	(17)
(三) “几万万人的军队”	(24)
二、行动的群众	(29)
(一) 意志的表达.....	(30)
(二) 近代民主思想的激进化.....	(41)
(三) 新的综合.....	(56)
三、人民的共同体	(66)
(--) 历史的追溯.....	(67)

(二) “湖南共和国”	(76)
(三) “建国” 意向.....	(81)
(四) 站起来的人民.....	(90)
四、生活在民主的空气里.....	(94)
(一) 民主的工作作风.....	(95)
(二) 对平等的执著追求.....	(108)
(三) 知识界的民主.....	(121)
五、实现民主的途径.....	(134)
(一) 人民民主政权理论.....	(135)
(二) 共产党内的民主.....	(145)
(三) 共产党与民主党派.....	(157)
(四) 人民内部矛盾论.....	(172)
六、晚年毛泽东的探索与迷误.....	(181)
(一) 毛泽东的自我定位.....	(182)
(二) “大民主”	(190)
(三) 个人崇拜新论.....	(197)
(四) 催残民主的“革命”	(205)

引　　言

探察毛泽东的民主观，既重要而又艰难。

如果要让人们选出 20 世纪中国最激动人心的 10 个概念，那么“民主”定会入选无疑。这一从 19 世纪末期即已进入中国的概念，让无数志士怦然心动，热血沸腾，辛亥以后更成为神圣不可亵渎的旗帜。“五四”大潮中，“德谟克拉西”成为新思潮的象征，一切美丽动人的观念都汇聚到这一象征之下，“民主”在这时已远远超出了政体的含义，成为光明与理想的代称。

毛泽东正是从这一背景中崛起的，因而民主在其思想中的分量不言而喻。他开始就实际政治发

言，便将平民反抗强权的模式归结为“德谟克拉西”；他开始注重农民的革命能量，便已发现这迅猛的暴风骤雨产生的是“民主新秩序”；他开始从事武装斗争，便极力强调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认为这是凝聚军队的重大因素；在延安的窑洞里回首革命历程时，他提出了“新民主”的概念，将自己的事业称为“新民主主义”；在构想新生的共和国时，他将这一政权定性为“人民民主专政”，并将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统称为“民主社会”；甚至在晚年陷入失误时，他主观上仍然认为自己追求的是真正的“大民主”，当这位历史巨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手臂，面对广场上汹涌起伏的群众时，他看到的是站起来的人民。

无论我们从多少角度去理解毛泽东，领悟他心目中的民主，都是一个不能绕过的课题。虽然作为一个沉浸于具体政治的革命家，他大量谈论的是具体战略、策略，但民主在他的内心却一直占有明确无疑的位置。群众热烈参与的图景在他看来，既是成就事业的手段，又是事业的目的。

然而，巨人自有巨人的思路，它难以用一般政治学的术语来加以规定。理解毛泽东，就要理解这种跃宕起伏的思路，因而探究他的民主观不可能轻而易举。

有人说，毛泽东是这样一个人，看见风浪就激

动不已，平淡无奇是他的敌人。这应当是真实的。因为在在他看来，日常权力竞争的西方式民主就像玩偶，原苏联东欧严厉体制下的选举又是“恩赐”。他反感这种“少数政治家的政治”，他着迷的是热气腾腾的群众。“群众的政治”是他唯一认可的政治，行动的群众是他倾心相许的民主。他神往的是“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他期盼的是“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早就警告“不要将无产阶级政治与政治家庸俗化”。对那种西式的“庸俗”政治，他最温和的态度也只能是考古式的好奇：“你们的议会制度怎么样？”他这样问田中角荣，恢宏的气势令这位日本的政要气短，回答是小声的：“它也有它的问题，是吧？”

要用僵硬的概念和文字去框限这样的思路，其难处已经不必多作解释。我们不能指望顺畅地梳理这种一泻而下的思维，尽力去做的只能是捕捉它的某些方面。

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既出自他的政治生涯的独特体悟，又渊源于近代革命的共同经验。这种显然不同于西方日常权力运作的民立理解，实际上却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民主追求密切交融。从马克思心目中的巴黎公社民主到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构想的民主图景，我们也不难感受到同样的憧憬在

闪烁。当然，20世纪中国的激荡历史毕竟是东方大地上涌起的巨澜，近代中国的民主思想为毛泽东提供了更直接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将这种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的民主理解表达得动人心魄，发挥得淋漓酣畅，铸成了现代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典型模式。

因此，我们的探察必须注意追溯近代思想历程，只有从这种发展出发，才可能理解毛泽东的民主观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从历史中崛起的。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发展，我们将先从他的政治观入手，继而追寻其民主理解的基本思路；在第三、四、五章，从几个不同角度具体展示这种民主观的多方面内容；在这一基础上，最后将涉及“文革”十年中毛泽东民主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扭曲。

一、从毛泽东的“政治”谈起

尽管民主观念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包容了许许多多的含义，然而，大概没有人否认，它首先是一种政治观念。按照毛泽东的思路，他也应同意这一表述。

然而，在这同一命题下，各人所赋予的含义却可以天悬地隔。因为，“政治”的含义本身就可以天悬地隔。在不同角度的“政治”理解里，民主的含义不用细究，就已经注定是不同的观念了。要想把握一种特定的民主理解，就必须首先追问：它是基于怎样一种政治理解？对于毛泽东的民主观来说，这一追问尤其必要。他拥有一种高度个性化的

政治理解，将他的政治标上引号，正是为了强调这一事实。如果脱离这一政治理解去谈论他的民主观，必定会似是而非。

所以，我们必须从毛泽东的“政治”谈起。

从我们的课题出发，这里所说的政治理解，指对政治的形式化理解，即关于政治是怎样一种活动模式的理解，至于政治活动的意识形态内容或政治的本质这类问题，则不予涉及。这样解释似嫌含混，但相信下文的具体展开会澄清这里说的意思。

（一）群众的政治

按照一般理解，从活动模式的角度看，政治涉及的是人与人的权力支配关系，而其基本活动层面是与国家机构相关的领域。国家权力机构负责整个共同体的维系，在需要共同行动而又缺乏一致意见时实施公共决策，在社会群体利益与活动冲突而又无法自行解决时予以调节。这样的政治活动显然只是社会各种活动中的一种，它有自己特定的活动领域。有职业的政治活动家和职业官员，社会利益的表达与调节、公共决策的抉择等，都由他们来实现。

毛泽东的“政治”与这种一般理解迥然不同。在他看来，政治的活动领域远不只是涉及国家机构层面，更不是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由少数职业政治

家在那儿独断和竞争。政治应当以社会为基点，政治领域就是整个社会，而全体群众就是它的中心。这种社会化的“政治”当然不是以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渗透整个社会，将整个社会强行政治化，而是全社会群众高度热情，主动参与，在公共生活中溶为一体，对于社会的敌对势力采取“暴烈的行动”。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达出来。”^①

关于政治本质上是阶级斗争，是社会势力冲突的原则性观点，当然早已是马克思学说的基本立场，也是毛泽东早已接受的理论前提。但在这里，毛泽东所说的“群众的政治”，不是关于政治本质的原则性命题，而是关于政治活动模式的具体描述。“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集体行动，整个社会化为公共的政治领域，这对毛泽东来说是唯一合乎标准的政治景观，是活生生的政治景观。只有这种景观历历在目，毛泽东才觉得这算是从事政治，才觉得他的“政治”在真正“挂帅”。从早年“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到中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66页。